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田間易學卷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曹錫祖

田間易學卷六

桐城　錢澄之　撰

周易下經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　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

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訂詁曰序卦傳謂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荀文若謂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晉史謂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間歸者數千而去者相繼何去非亦謂孔明有合衆之仁无用衆之智得其所歸其難如此大有次同人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致大之道也見易曰夫日既中矣雖守常而不至於過盛亦豈能挽日長中而不昃者哉謂宜日中必有所宜也蓋宜乘極盛之時求賢致治立萬世无弊之法雖至日昃之時子孫守之猶可以補救其萬一而已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　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　崔璟曰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大正以其明也日中則昃宜乘其未消未虛而圖之若委於氣化无為貴王者　毛伯玉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昃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為大反是則是為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之可戒　蔡虛齋曰尚大也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志欲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如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所謂不期侈而自侈也尚大正所謂王假之也　蘇子瞻曰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豐者至足之辭也聖人處之以不足安所得豐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見易曰豐有豐之物力又須有豐之作用无作用雖有物力亦不能發皇使天下共見其豐故非明動兼資者不能豐　當豐之時物力之富厚足以有為人才之輻輳足以致治及是時而講求制作不惟天下之民情物宜无幽不燭即後世補偏救弊之法亦无不可預為之謀如是為不負此日中也所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本義　取其威照並行之意　傳曰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奸慝惟斷乃成所謂威照並行也　蔡介甫云明罰勑法以立法者言故稱先王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故稱君子當豐時而有刑獄孟子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也　象正曰雷電晦冥非天之

意也盛陽噴薄則山川從之故盛明之世多疑

情盛文之時多疑辭刑獄煩興則日昃且至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本義 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 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見易曰四為震主與初雖敵應本為配也故為配主旬之一周數之極也時盛已極猶未過中往而就四

以明資動早圖所以保豊也

凡言尚者皆自下求於上

火傳曰遁甲有符有旬符則甲已各主五日旬則專主甲也甲旬為十干之長物所共忌震四是也而為

初之配主故勸其往而戒以不可過旬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　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　本義　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

楊誠齋曰日蔽雲中稱蔀日在雲下稱沛日中至明之時而見斗是以晝為夜也物掩日而見非掩

之者之罪也故日月暈於外其賊在內君子之道不
以明暗二其心一本諸孚誠以發其志而已盡我之
職君不疑固吉耶
疑焉疾焉亦吉也
見易曰豐其蔀者當豐時而有蒙蔽之患也處約之
時事簡而通居豐之世文繁而蔽五本柔主當國家
極盛之世體統嚴重時蒙蔽以生忠
愛之忱莫由上達是因豐而有蔀也
火傳曰斗為天樞喻在上之柄臣指上六也二為離
主日也斗以昏見當晝而見日之无光可知五本信
任六二上六以豐大之説移君之心若三激而往
爭則信者疑矣惟有孚以發其志俟其自悟可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王註沛幡幔所以禦盛光沬微昧之明也　胡仲虎曰蔽愈大則見愈小沛之蔽甚於蔀故沬之見甚於斗　蘇子瞻曰沛斾也蔽之不全也沬小明也明暗雜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明暗之雜以為无時而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示以必不可用而後免焉

見易曰三互至五為兌兌為澤沛者澤也澤沛而有沫沫者雨濡沫也沛而見沫由日光之弱為陰氣所勝故曰方中而雨上六與三應恃三為右肱以其有陽剛之才能任事也三覩日中之沬惡陰之敢於抗陽如此知上不足應故折肱而不為之用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本義 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蔡虛齋曰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其當呂后之時平勃交驩乎次則張華裴頠之徒猶有匡輔之志在非下就同德以謀潔身者比也 象正曰月之食日未有所損也經緯相質而輝夷掩焉去數千里望之安知非晉也且是日中也昧而見斗亦不移時則已矣疑行危行何傷乎

見易曰四為震主二為離主配主指四自初而言也夷主指二夷傷也二之明被掩有明夷之象故為夷主四與二同志保豐以二之蔀為其蔀二之見為其見故爻辭與二同也明動相資房謀杜斷天下事尚

可為寧

非吉乎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本義　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葢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

見易曰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然自上位言之則下之往者皆來矣蹇之大蹇朋來是也六五不明而動易以轉移四與二合凡下三爻之為離者皆相從而來以明資動日中可長保矣

火傳曰漢武帝享文景蓄積之豐好大喜功至於海内騷然當時之為宰相者充位而已然而漢祚不衰則以其樂賢才知任使也豈非來章之主乎丈治炳蔚後為漢之世宗慶譽歸之庶幾豐之六五一爻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本義 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

蘇子瞻曰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為明之至也而其暗適足以自蔽其身而已九三自折其肱而莫為之用豈真无人哉畏我而自藏也

見易曰上六之所以害豐者即以豐為其害也既以好大喜功導其君心因以窮奢極欲便其私計豐其屋蔀其家主人如帝謂者如鬼闚戶无人凡自愛者皆匿影遠跡雖正應如三亦折肱以求免禍傳曰天際翔也言其在君側也自藏者猶徒申椒豫之避遂子馮於朝而惟恐其及也

火傳曰二與四同心輔政五心叢已大明上之寵已衰勢已危僅一九三早見事幾而不為之用而上不之見也

哀哉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王註　不足全乎貞吉之道唯足以為旅之貞吉故特重曰旅貞吉也　本義　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存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仲尼筮得旅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无位子曰命也鳳鳥不至河无圖出天命之也　燕君禹曰古者丈夫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而

童觀闚觀者以小人女子目之故在鄉井之日少而在逆旅之日多孔孟一生皆旅人也　訂詁曰小亨者以小而亨處旅之道切忌自大文明柔順小之道也惟六五一爻當之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　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乎明也　蔡虛齋曰離本訓麗不訓明因麗乎明故明也　易述曰旅以外為義故先以卦外體明之五位外卦之中而六居之故謂柔得中乎外一柔在外承乘皆剛弱而為客之象小亨以用柔而亨也　下體艮剛為主也上體離剛為輔也夫

旅不能以暫止艮為主則隨寓而安也

旅不能以无附麗於明是外比於賢也

見易曰柔得中而麗剛祇成上體離卦然可借以釋旅之義史稱遼東公孫度威行海外管寧與邴原王烈皆往依以避亂可謂柔而麗乎剛矣寧既見度遂廬於山谷每與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非學者无見也是非度不能容寧非寧亦難容於度柔而順剛止而麗明寧之為也邴原不改其剛直容遺之歸則以原為不能柔而止者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傳 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 本義 慎刑如山

不留如火毛伯玉曰君子觀象而用刑則取其火以為明取其止以為愼取其旅以不留獄

訂詁曰留獄猶言懸案非留於獄中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楊誠齋曰此小人之棄逐而旅者經營鄙瑣以自封殖如慶封亦吳而致富君子知其族殲息夫躬寄邱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詛是也　訂詁曰夫人必有所不屑也而後可以大受初六志窮所以瑣瑣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孔疏　得位居中體柔承上以斯寄旅必為主人所

安故得次舍　本義　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　歸震川曰童僕貞知晉文公之所從皆卿才也不稱臣者自旅言之所謂羈旅之僕云火傳曰旅而懷資非童僕則資為害矣然童僕之貞亦以資之所在也非久於旅者不知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程傳　三剛而不中居下體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見易曰旅之時宜知所變通方不致困三為艮主又過於剛守常不變者也在旅而主僕之義不少假借以至於喪其童僕雖貞也而厲矣傳曰其義喪也言處旅之時而與下之道猶執其平日之義宜其喪也火傳曰旅之時安危苦樂主僕共之若已擅其安樂而僕聽其危苦是以旅與下也不喪何待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程傳　四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上无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

徐子與曰漢書王莽遣王尋七

洛陽將發亡其黄鉞其士房揚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云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資齊音同誤作資　趙汝楳曰旅於處旅於此即處於此也士君子之旅不得已也行則進可以達退可以歸處於此非我志也雖得資斧不免為旅人耳

見易曰凡人久於旅必有其志也書社七百中國授室豈孔孟之心哉

火傳曰處者止而不行也晉文公出亡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所謂旅於處者也蓋得資斧而處者也姜氏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夫重耳豈忘晉國者哉而有處之之心者示人以不足忌也如楚子玉之謀重耳防之久矣然則雖重耳久處桓公益加禮焉資斧愈厚其心愈有不快者何則非其心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程傳　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　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

見易曰先儒謂王者无旅旅則失位天王出居春秋傷之故五爻不取君位然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名公之家亦旅也　雉者四也離為雉四猶離體也五與四同有文明之德然五柔而四剛象傳所謂柔得中而麗乎剛者五也射雉一矢亡謂一發而中得一雉而足也　春秋傳襄王敬王皆以母弟之難失國而旅然卒以復國其所依者惟一晉耳晉周之懿親也猶之四與五為同體也周專依一晉譬如射雉

只用一矢不再發也故譽命隆於晉而亦上逮於周正合此爻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本義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

胡仲虎曰大壯喪羊於易无悔旅喪牛於易凶羊壯而喜觸不可不喪也牛順而能守不可喪也

訂詁曰三之焚次以近離而焚隣之災也上之焚巢以處離極而焚是自焚也

見易曰三上同有焚知之災三以義命自安上至於號咷者艮體止而火性燥也　喪牛猶云喪其車車以牛行喪牛則車不行矣易者不慎之謂終莫之聞則其无助可知

火傳曰上九獨言旅人則在高位時已有終身為旅之理春秋時魯昭衛出之類是也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王註 全以巽為德是以小亨也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故申命行事之時不可以不巽也 本義 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陰為主故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攸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

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於陽順以其承於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以其委曲而入於物无所不順也　訂詁曰初與四為巽之主本以陰在下為能巽傳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三與上為兌之主本以陰在上為能說傳則謂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蓋終主乎陽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孔疏　卦以卑巽為名以申命為義故就二體上下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於下下巽能奉於上上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重巽以申命也　本義

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鄭亨仲曰九二巽乎中者也重巽則兼五言之故曰巽乎中正而志行初六順乎剛者也重巽則兼四言之故曰柔皆順乎剛

訂詁曰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初四為成卦之主陰始生而陽巽之二五其最近者也雖剛而能巽巽乎中者九二也巽乎中而且正者九五也惟巽乎中正故命下而志行惟柔順乎剛故可以申命而行事合兩義始成巽體

見易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不兼二也五以剛德而在中正之位自巽時言謂之巽乎中正非巽於四也初四雖皆成卦之主而四得巽之正位上承乎五則初可知故曰柔皆順乎剛也利見大人大人

五也以命令言之凡命必出于一尊而下皆順從于一命若四順五而初順二何命之從二所謂申命者也蓋奉五之命而為之反復諭乎其下故初之順二即所以順五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本義 隨相繼之義 孫淇澳曰為天下者莫先于命令盤庚洛誥委曲詳盡惟恐傷民之心三章約而秦民說輪臺悔而漢祚回春天詔而強藩懾皆得天下之大樞機而絜之也見易曰天之所以入物者風也君之所以入人者命也風隨則物長養于不知命申則民鼓舞以不倦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王註　處令之初未能服令者也故進退也　孔疏

欲從之則未明其令欲不從則懼罪及已志意懐

疑所以進退也武非行令所宜而言利武人者志在

使人從治故曰利武人　本義　初以陰居下為巽

之主畢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　胡仲虎曰巽與

履三皆以陰居陽故稱武人巽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之

辭也履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之貞危之之辭也　傳

于此曰志治

于彼曰志剛

見易曰巽為進退為不果初為巽主當令出之初故

多疑而不能遽從也武人之貞則九五後庚三日之

事也軍法三令五申鼓之進則進鼓之退則退誅罰在其後也施令者如之則何進退之有六四之田有獲亦猶講武以施令者乎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本義　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下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

見易曰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于牀下二位在初上而巽于初益不欲自尊故與初同卑也史巫之言

不厭煩數故曰紛若二既以身下民凡奉五之號令以告誡于下必委曲詳悉如史巫之祈請紛然以與其聽故其巽于人者深也此二之所以為得中也若五居尊位先庚後庚發大號施大令无敢有不聽者矣而紛若乎哉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本義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王景孟曰九三居兩巽之間曰頻巽頻巽則頻失可知　王伯厚曰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三柔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三剛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象正曰一命而數申之三而瀆四而玩矣周以叔帶子頹之亂告于諸侯諸侯又以天子之號告于天下氾

與程泉之役是也

見易曰頻巽與重巽不同重巽以申命先庚後庚即此一命申之而已頻巽則今日一令明日又一令紛更不一使人莫知適從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本義　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　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充庖

廬陵龍氏曰詩車攻註自左膘達右腦為上殺達右耳本為中殺左髀達右髃為下殺此三品也面傷翦毛不成禽皆不獻

見易曰四得巽之正位爲巽之主以上承乎五所謂柔順乎剛者是也凡五之政令下達得以深入于民心者四之爲也惟其巽入之深爲下所信故即以之講武而三令五申左之右之无不如命而卒能成功也田者所以講武獲三品既以見其武功亦以見其法令所在无妄殺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王註　申命令謂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故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然後誅而无咎怨矣甲庚皆申命之謂也　本義　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

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

張希獻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此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　丘行可曰申命以後巽為用故曰无初有終　蘇子瞻曰甲庚皆所以申命先後者慎之至也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　先庚後庚不憚諄諄詳諭五之剛而能巽于此見之

見易曰甲庚皆申命之事凡朝廷已成之功令謂之甲令庚則于其已成者而更制之所以補偏而救弊也先庚者甲令初變人未深曉故曰无初後庚者新令已習而人争便之故曰有終凡民不可與慮始而

可與樂成先後皆以三日爲期三者六之半也六甲六庚分先後以爲言也兄幼安曰五行家以庚爲上煞謂甲之煞也故庚所以輔甲者也甲不得庚則木旺而无制故爲蠱得庚以制木即所以成木故爲巽蠱之變巽在五一爻故先庚後庚繫之于五　甲庚諸論載在圖象卷中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孔疏　斧能斬決以喻威斷也過巽則不能行其威命命之不行是喪其所用之斧故曰喪其資斧　本義　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

正乎凶言必凶

見易曰二巽牀下巽初也初猶民也其君能下其民民必輿之上巽牀下巽四也四以陰柔位在君側上之巽之巽之徒以其位而已

孔光見董賢而拜是也

火傳曰二上同巽牀下而吉凶異二柔而得中巽所當巽如徐文遠不拜李密而拜王世充所以无咎也

上不中不正巽所不當巽如韋祖思不禮姚萇而禮勃勃以致隕身所以為貞凶也

☱ 兌下
兌上

兌亨利貞

本義 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於外者

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　胡仲虎曰卦辭與咸同咸取无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說　郎行可曰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利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无所繫以陰柔之質多失于不正而陽剛為能有立也　焦弱侯云二陰一陽之卦陽為之主二陽一陰之卦陰雖為主實為陽之用耳　子夏傳謂兌剛內柔外見其情以說人也巽剛外柔內隱其情以巽物也

彖曰兌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程傳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苟說之道也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楊誠齋曰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見易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甫脫炎威而乍承凉爽其說可知而不知肅殺之氣即寓于凉爽之中然物祇覺其可說不覺其可畏也以至戰乎乾勞乎坎皆不過極其兌之用而物以告成則說以勸之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傳　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亦互相益也

孫淇澳曰習之義見于坎朋友講習取于兌兌之習所以完坎之習也

見易曰夫說可以心喻不可以言傳朋友講習之說真兌說也　兩澤相麗兩相滋益以全卦論之則上澤之益于下澤者較多初與四相麗者也初之和益以四之商則和而不失其介矣二與五相麗者也二之孚于三曰兌五孚于上曰剝同孚也而有剝焉則孚兌者以孚剝而知儆矣至于三與上相麗者也三之兌為來上之兌為引則兩相悅而已非相益之道也

初九和兑吉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本義　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繫應故其象如此　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見易曰下卦所以為兑者三也初與三同體而不相親比和而不同人共見之又何疑乎

九二孚兑吉悔亡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程傳　二承比陰柔則當有悔以剛中之德雖比小人自守不失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

融堂曰中實為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　訂詁曰兑之為初易為二難初去三遠不特志可信而行亦不涉于可疑若二與三

近雖行不免于可疑而志則可信

見易曰三爲兌主二孚于三故曰孚于兌二有剛中之德待物以誠故雖兌亦與之孚然以其剛中之德不爲所惑故雖孚于兌而志自可信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傳　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之内爲來上下皆陽而獨之内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

訂詁曰六三下兌之主爻也春秋書鄭詹來曰佞人來矣來兌之謂也處不中正居上下之交以求說于人小人中之以容說爲事者也　弘覇嘗元忠之糞彭生濯李憲之

足丁謂拂萊公之鬚至今貽羞顧不亾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本義　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　楊誠齋曰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者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見易曰凡人之說我者未有非害我者也臧孫所謂季孫之愛我美疢也是故感我以說者即中我以疾

者也夫說之感人也无端未有商而後說者一商則難說矣以道乎不以道乎只此商度未寧之頃而邪正介然疾疾无自而入矣所謂介疾有喜也 四所商之兌上六也有上六之引而後有九四之商夫其引之之術容有近于道者不商則為所惑也凡兌皆以上說下澤就下之象也故六三亦以下就二四為來

兌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本義 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但戒以信於上六則有

危也　胡仲虎曰兌秋之終九月為剝他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為君子戒也　蔡虛齋曰位正當本義云與履九五同履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凡事必行而无疑兌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道也如唐玄宗明知李林甫之奸邪而猶用之一則恃已之聰明一則恃海內之治安謂其不能為害故也　時論曰正則其才足勝小人之奸當則其勢足制小人之命而有所恃以為自我用之而不覺其孚於剝也明皇于林甫高宗于秦檜非以恃耶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本義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

其吉凶 胡仲虎曰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引二陽而説引之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　丘行可曰六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説故曰來兌上六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説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五陽爻戒

見易曰上六之引不覺其為兌以五之中正而孚焉以四之剛介而猶商焉其機深不可測矣

火傳曰引亦致君之善術也而引之以兌則不知其志所存故傳曰未光也

䷺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本義　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　李子思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向往之心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攝其携貳之志

見易曰天下之渙皆始于比士大夫各有所比則各私其私而志不能以相一分别之極險阻以生而國勢潰焉以散是故渙之所重在四一爻也四者巽之主也巽之德為風風以散坎體險阻之患巽之才為木木以成涉川舟楫之功凡使坎之二陰不能陷陽而九二能出險以共濟渙者皆四之為也

今按本義謂卦變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其說殊踈程傳謂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則程說是也夫三既六居矣何以復言得九之位他卦中无此例本義亦

從无此辭且六四之柔必有自來何置之不言也凡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來此本義所載也渙自否來節自泰來彖傳言之甚明否以四二兩爻互換而成渙泰以三五兩爻互換而成節九自四來二故謂剛來柔自二往四故謂得位乎外節曰剛柔分言三剛在下三柔在上本泰也今以下卦三爻之剛推以與五而剛得中則不言柔來居三其義已明聖言舉一明三豈必字字周到哉凡彖傳所言三陰三陽之卦變但以泰否求之无有不通程子既已宗之而乃力闢責從泰來之說何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　九來居二六上居四柔得正位於外而上同

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

馮厚齋曰觀象傳全在二四兩爻九六往來成渙輔九五之功渙所以亨王者以之假廟以之涉川以之得正則皆兩爻之力也　訂詁曰渙之成卦在二四兩爻所以為坎者二所以為巽者四也二陷于二陰之險阻以巽風吹散之而二以出險則四為成渙之主五惟恭已廟中左傳所謂祭則寡人是也　六四得陰柔之正上比九五得陽剛之正故曰上同由六四之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

九二之剛所以雖来居險中而不窮也

見易曰成渙之功者巽之四坎之二也柔得位者四得巽之正位也五位亦中且正故曰上同剛来而不窮者二也非四之得位得君二何以能不窮也漢淮陰不遇鄭侯唐馬燧李晟不遇李泌高崇文不遇杜黄裳李愬不遇裴度而能有功者鮮矣是故涉川乘木之功二與四共之而二四所以成功則以中正之

五在廟中為之主而已五之所以濟渙者固无形也以上體之巽象之四為木五其猶風乎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本義 皆所以合其散

王汝中曰舜受終于文祖即類上帝而禋六宗武王大告武成即舉柴望而祀清廟惟禮可以一天下之心心一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 象正曰渙者文事所由興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詩曰奏格无言時靡有爭風行水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是君子所樂與也君子觀愛于廟觀敬于廟觀人心之聚散陰陽之交會鬼神之趋舍則又于廟也夫精誠之相遇以為禮樂交動甚微而文義

脩至非聖人其孰能知之

見易曰風行水上水之止者揚之使動激者排之使平東西上下惟風所使水之聽諸風而不自知猶民

心之隨於上而不覺也享帝立廟正所以一天下之人心使之潛感黙化而不令其覺耳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　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柔順而托於剛中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

見易曰初三二陰本以陷二之陽者得四以巽風吹散之使二陰之私慝盡釋還與二為一體而拯二以出險非二之吉初之吉也陷者逆也拯之而後為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程傳　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初謂二爲馬二目初爲机二急就於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

時論曰初且用拯二猶坐待乎賀循祖逖張浚李綱之赴義也惟有机可安顧且猶豫渙奔其机則動矣隨何坐叱羽使賈翊顯絶袁紹雖欲不動得乎

見易曰本義謂九奔而二机也蓋九來居二得中而安宜有悔也互四爲震有動象動而出而後不窮所以貴奔也方二之陷於陰中不知求出如據机而坐自以爲安矣然二有濟渙之才必當舍其所安而奔況初拯而馬壯不奔何待非徒出已之險所以濟世之渙也晉公子重耳安于齊從者謀之姜氏醉而行之卒有晉國則子犯與姜氏奪其机之功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孔疏　六三所以能渙其躬者正為身在於内而應在上九是志意在外也　楊誠齋曰君子當平時為霧中豹淵中龍酣寢不聞非楊也當亂世為治川之禹為救焚之僑焚溺不避非墨也吉凶同患惟其時也

見易曰三居坎上而與上應其陷陽之力三居多四以巽風散之一旦釋然而解喪其故我矣皆四之為也三不歸四而誰歸乎故曰志在外也外指四也若謂求應於上九應且繫矣能渙其躬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本義 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則大善而吉又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朱子曰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見易曰六四下離二陰之羣上為成渙之主所謂柔得位而上同者也夷等也即指二陰夫二陰知羣之為羣豈知羣之當渙知羣之當渙豈知渙之為聚故曰匪夷所思

火傳曰二陰在下巽為卦主二陰以四與同羣也豈知四渙其羣乎非其思慮所及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

也

本義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朱子曰大號以汗字為象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于人主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无微不達猶身之汗出于中而浹四體也

見易曰濟渙者上有四下有二五之所以感名天下大號而已如唐德宗奉天罪己之詔是也而封椿大積之廩不散徒感人以言人不信也故必渙王居而始无咎居者藏也傳曰王居无咎不言渙者謂雖盡

散之而王居如故處天子之正位何王居之足慮乎

大傳曰王居建都之地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建都之地必擇陰陽之會風雨之交以通貢賦便朝覲若徙擇據形勢恃險以守非王者之居也故曰渙王居渙者取其聲教四達與天下共之也周都豐鎬而公營雒邑其志可知渙五以渙王居猶是營洛邑之意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程傳　渙諸爻皆无繫應惟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　本義　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丘行可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然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從其應三蓋三處險內應在外則有所攀援而出險上處險外應在內則有所繫累而不能去易以陰應陽則為柔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為剛以柔累故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見易曰上與三正應三坎之陷陽者也有血象焉而與四同巽體則上亦風也四為渙主故盡散其羣三從四渙故先散其私血去者去其繫應之三也上渙其血所以三渙其躬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本義 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

容有限故為節胡仲虎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故可通行于天下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　熊子聰曰澤以節水虛則納之滿則泄之其權在澤下三爻澤也為節者也上三爻水也受節者也　吳宗一曰先時後時俱不名節奏歌者太疾太徐俱不名節此言適當也　訂詁曰節下兌上坎以澤節水水之流也无窮而澤之流也有限以有限畜无窮故曰節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傳 人於所説則不知已遇艱難則思止方説而止為節之義 本義 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 郭子和曰以卦變論賁與節皆自泰來賁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節則柔來節剛剛上節柔象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卦以剛柔過盛為義也 丘行可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啟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忒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故不傷財則不害民論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意也見易曰孔子謂雖有其德茍无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節者禮樂之事也當位以節有其位者也中正以通有其德者也坎為通五為成卦之主中正者九五之甘節是也 事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于節始

惟中正乃通

惟通乃不窮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王景孟曰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君子存于中為德發于外為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為中節　象正曰宋伯姬之死也君子謂之女而不婦臧堅之死也君子謂之婦而不夫若范文子與叔孫昭子之祈死也无所置議焉見易曰制數度君相之講求也議德行師友之講習也孔子曰樂節禮樂內聖外王以之矣　數者十百千萬億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孔疏　初九處節之初將立制度若不慎而泄則民

情奸險應之以偽故慎密不出然後事濟而无咎　胡仲虎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偶有門象雙扉曰門戶本義謂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庭也　蔡虛齋曰門在外戶在內孟子曰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是門在外也禮註云戶從東南入為室之戶是戶在內也

見易曰澤所以鍾水也水始至則增其防以瀦之初九是也水漸盛則啓其竇以洩之九二是也二與初同道則失其節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蘇子瞻曰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機發而中其會謂之節詩東方未明刺无節也其詩曰不能晨

夜不夙則暮言无節不識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暮也以澤節水虛則納之滿則流之其權在澤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不出門庭為凶言當通也至是而不通則失時極矣　時論曰躬補牘之任而託括囊以固位佞也據用人之地而托寡交以逃訾陋也操決疑定難之權而托遜讓以避怨奸也

雖能免禍

終為凶德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　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如此　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見易曰初作法於儉者也作法之始不得不儉規模固陋將有待于二之廣大也二則猶是初也其何以

堪物極必反反而太甚以成六三不節之嗟理勢所必然也文景之後繼以武帝隋文之後繼以楊廣張安世之孫流為張放又何怪焉

丘傳曰三為兑主五為坎主成卦者此兩爻也三何以不節也三以初二過于塞者物不可以終塞塞極必潰因而以時啓洩之則向之塞者通矣通而後上流始有所歸四安之五甘之皆三之功也三之嗟蓋嗟前人蓄積之勞而自任其不節之咎也傳曰又誰咎也言其不節乃以為節又誰得而咎之也與同人初九義同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本義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

見易曰五之節既甘矣四承而行之无所增損是為安節曹參為相國守高帝已定之法張釋之為廷尉成文帝長者之名皆安節也　互艮有安止象下流有歸則上流不壅四安流而趨下乃所以承上也

坎二陰在下為窞為險在上則否以水性趨下則上失其險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本義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　胡仲虎曰諸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也

見易曰五行土爰稼穡稼穡作甘以土有中德甘者味之中也故曰甘受和惟甘則濃淡皆可以隨所宜也聖人立法貴乎至中以待後人之補偏救弊要不離于中者此之謂甘節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本義　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趙汝楳曰三戒不節上戒苦過猶不及也　蘇子瞻曰易有凶而无咎者大過之上六困之九二是也有凶而悔亡者節之上六是也上六之苦非坎之為而兑之為也其道窮則雖至于苦而有不能節者矣　訂詁曰水已溢澤而節之如人放肆之後驟加繩束手足拘攣見為苦矣見易曰適得其當之為節至于苦則失其所為節矣事之苦者豈能久居象曰苦節不可貞上貞之所以凶也

☴☱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　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實　本義　孚信也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　蘇子瞻曰中孚信也以羽蟲之孚有諸內而後能化也羽蟲之孚必柔內而剛外　蔡虛齋曰感物不以正則爲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爲行險以徼倖　王虛舟曰頤大過二陰二陽在外氣分也中孚小過二陰二陽在內氣合也以應乾坤

坎離之分咸恒既未之合

見易曰孚者實也惟虚乃實凡欲以誠意感人非出于虚則必有所為不謂之誠亦必不能以感人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楊誠齋曰海客之機海客未知而鷗鳥先知之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也燕客之忮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之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也　訂詁曰三四在六畫之間柔在内也二五居上下卦之中剛得中也

見易曰柔在内而剛得中以三四之柔為在内二五之剛為得中合四爻以言中也說而巽合兩卦之德以言孚也夫巽與說之未必孚者多矣兌之所以說者在上一陰巽之所以巽者在下一陰今兩陰相合于内是其說為中心之說而巽為中心之巽也心之至者至于无心故有中虛之象焉惟如是以為孚乃能化邦也　信及豚魚豚魚與風期而有不容爽且不自知斯之謂信

火傳曰中孚下兌上巽三四為兌巽之主爻二五配合而三四在其中故曰中孚四絶初之正應三絶上之正應惟與近比取其在中之孚亦卦之變例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本義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楊誠

齋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奸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見易曰風无形而覺之者澤也故有感而即動中孚无象而信之者民心也故不言而自喻議獄緩死君子豈以是說民哉亦自盡其中之孚而已

火傳曰孚信也議獄緩死不敢信也書曰罪疑惟輕故寧失之疑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本義　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

安矣 楊誠齋曰虞雖訓度亦防也書儆戒无虞萃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皆見于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傳皆以志未變贊之 王虛舟曰君子自信乃能信人度于理之謂虞雜以私之謂他虞而有他已且不燕又何信人之有

見易曰中孚以全卦內外上下共成一孚不重正應轉以能絕繫應者為孚初四之應猶之三上之應也四絕類而上初亦絕所繫矣而猶虞焉虞其後之有他也如三既和二矣而上復以翰音邀之致三之歌泣鼓罷不能自主豈非有他而不燕者乎而初幸无是虞也四馬匹亡則初志可无變矣 有他斯有二心志所由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

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本義 九二中孚之實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按鶴為風鳥以澤為家師曠禽經云鶴愛陰惡陽 訂詁曰鳴鶴指九二也子和指六三也繫傳曰況其邇者乎二之邇莫如三矣二靡三以上應于五好爵指賢者之德而言大傳曰好爵指三爾指五二孚于三靡三以應五大臣羅致賢人以進于君之義也 中心願三亦孚于二非二強縻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程傳　三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　本義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訂詁

曰六三既孚于二而上九爭之則非應也而敵也鼓罷泣歌如鷄之爭而不勝而止指上也夫三之所和者鶴也豈鷄之所得而爭哉

位不當言始不幸與上應也

見易曰鶴鳴子和三柔孚于二矣然三陰柔不正二靡之其繫累猶未絶也而上以登天之翰音復與其和于是三之鼓罷泣歌皆不能自主矣其鼓也鼓翼而欲有聲也已而知其不可以知也而罷其泣也情之不能自已也已而思九二之靡既得所願矣而歌繫累之不能忘如此 位不當者謂三非兊之正位也若巽之四位則正矣四與三皆為卦主而四優于三者四得位三不得位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程傳 四初為正應匹也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繫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故馬匹亡則无咎也

本義 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

匹謂初與巳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

匹亡之象　胡仲虎曰六三謂上九曰敵六四謂初九曰匹三陰柔不正故不能舍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絕初九以從剛中之五坤以喪朋為有慶中孚之中以絕類為无咎見易曰四最近五而與五孚陰德之極盛主眷之極隆者所謂月幾望也初與四應四猶馬之匹也初能豁時度勢以自遠于四四亦能絕類棄應以上孚於五所謂馬匹亡也人臣據高位而得主而能乃心王家自絕私交此无咎之道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本義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

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如此胡仲虎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為攣如二曰靡五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　訂詁曰攣如合二五三四取象三五同德相應包衆二陰以成中孚下靡上攣固結可知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本義　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來元成曰人之能信我者以我之高而能自卑也其不為人信者以我之卑而妄自高也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而今為在陰之物得无和乎日之夕矣雞棲於塒而今為登天之音能无凶乎

火傳曰上與三應既孚于二上猶不能忘情以登天之翰音抗在陰之鳴鶴而邀其子和亦不自度量矣

在陰之鳴本不求和也而以子和遂願登天之音急于有聞者也而以翰音貽幾世之躁于聲名者亦可以止矣 允伯玉曰在陰者誰耶而欲抗其鬬天之聲虛聲者可愧在穴者誰耶而欲奮其冲天之羽妄舉者必危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 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

陽小者過也 李子思云陰陽之氣往來天地之間或不无過差故聖人于順大過之後繼以坎離以陰陽之中救大過之弊也于中孚小過之後繼以既濟未濟以陰陽之交而中者救小過之弊也

關子明曰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

蔡虛齋曰凡謂小過之時非時小有過謂時當小過也小過大過都是人事當其時則然 易畧曰小過之時事期當可行貴適宜勢有極重氣或稍偏必矯枉而後平故小有所過然後得亨過而得亨豈可以不正為過哉以大小言小為貞以上下言下為貞

見易曰凡鳥立而鳴則首向上飛而鳴則首向下遺者鳥飛已過而音始聞也不宜上宜下取鳥音以為宜下之象

火傳曰戒鳥之飛也因遺音而知其飛因飛而戒其不宜高飛以喻小過之時士君子擇福莫若輕擇禍

莫若小㓜為已甚之事過人之行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孔疏　六二六五以柔居中九四失位不中九三得位不中柔而得中故曰小事吉也失位不中故曰不可大事也

胡仲虎曰矯天下之枉者以過為正然剛過而中為大過柔得中為小過是則事有

當過者皆不可外于中也　易略曰違時則中者亦
過適過時則過者乃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　剛失位
而不中謂下卦之剛不居二而居三上卦之剛不居
五而居四皆失位也三以剛居下之上四以剛居上
之下皆
不中也
見易曰柔得中指二五也而五之不正不言剛失位
而不中指三四也而三之得位不言時當小過宜柔
不宜剛柔既得中不必言正位也剛既失中猶之皆
失位也得中則小事吉失位不中則不可大事時為
之也知小過則知時中矣　象言飛鳥遺之音象傳
不釋但云有飛鳥之象焉夫鳥翔于空上下南北隨
其所之今曰不宜上宜下者惟時則然也時宜于下
從下則順上之則逆故當小過之時寧宜卑伏不宜
高飛
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本義　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晁以道曰恭過則偽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蓋有為而為將矯之以為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晏子矯之以儆褻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　蔡虛齋曰君子時乎當小過則小過亦為中時乎當大過則大過亦為中

見易曰雷在山上止而不動非奮迅搏擊之雷其聲亦不離乎山下詩所謂殷其雷也威而不猛有小過之象君子當小過之時不能不過亦不容太過也取法於此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本義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蔡虛齋曰不好處全在飛字上是上而不下者也項平菴謂以飛致凶

見易曰其始之欲飛而上者鳥也既上則風勁而翼乘之鳥遂不能以自由雖欲下有不得者矣左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鳥見以於翼見以於風故曰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

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程傳　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居三上故為祖五陰而尊祖妣之象　胡仲虎曰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譽過其君則有犯分之嫌　蔡虚齋曰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同是六五也對三四言則為妣對六二言則為君

見易曰三為成艮之主四為成震之主是卦之所為祖也而皆過剛不中當小過之時不足以任事任之者柔中之二也是二為過其祖五以柔中居上妣也與二一德相孚是為過其妣然五雖妣實君也二為臣而與君比德孚惟不及之斯為過及之則為過矣過其臣亦適還其為臣而已

火傳曰以商周事論之紂祖也文王妣也文王爲天下所君而自居於臣二之過五不及其君遇其臣是

此象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何如也

本義　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如此

胡庭芳曰朱子謂弗過過之是兩字爲絶句則弗過防之亦宜兩字斷讀蓋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　不防則有戕害

之虞二陰在下有上進之勢故當防

見易曰二陽居四陰之間皆弗過也四遇之而三防之四以剛居柔又為動體非執一者也三以剛居剛又為艮主欲恃其剛正以止陰進而防之不深反為所害蕭望之劉更生陳蕃竇武之類是也非不可大事之明據乎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本義　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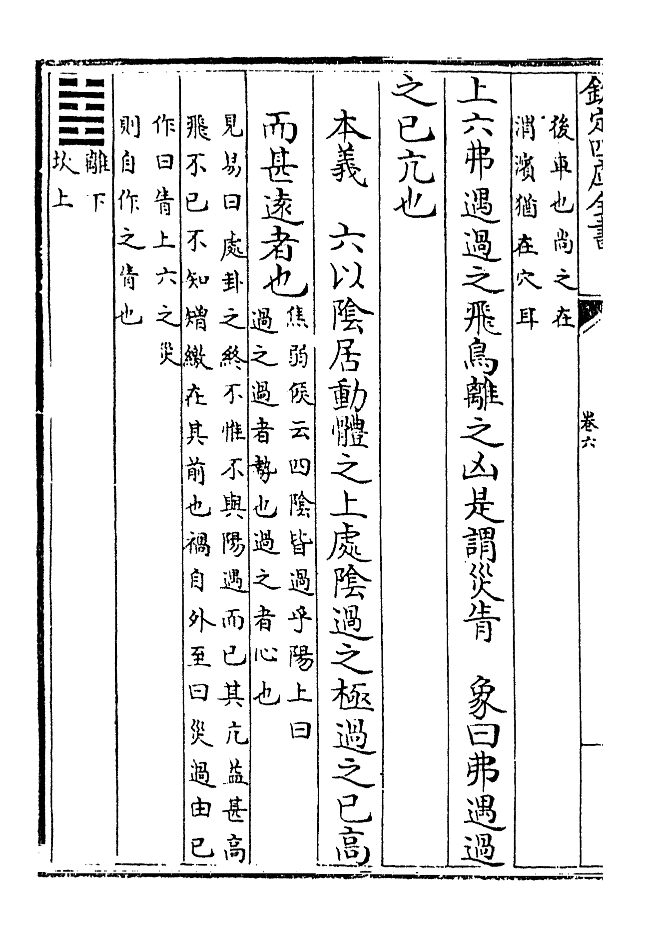
固守也訂詁曰四為震主陽性上行故有往而遇陰之象自知勢之不敵見陰而善遇之我旣有往彼必有來往來之間大是危道可无戒與見易曰震位在初而居四此遂泥之震不當位也位有以當而无咎有以不當而无咎者此惟不當故弗過而遇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王註　夫雨者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為雨今艮止於下而不交焉故不雨也　本義

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張希獻曰小畜密雲尚往也言陽尚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見易曰在穴者二也坎以下陰為畜卦象複坎故二有在穴之象小過所惡者飛鳥也鳥在穴而不飛所謂不宜上而宜下者也故公弋取以為助然皆陰也其能有濟乎如召雨者不能以陰致陽以陽和陰焉能得雨是則陰之不足大有為也

大傳曰以五而稱公此小過之事所謂行過乎恭者也密雲不雨西伯之陰行善也取彼在穴載呂尚以



後車也尚之在消濱猶在穴耳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本義　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　焦弱侯云四陰皆過乎陽上曰過之過者勢也過之者心也見易曰處卦之終不惟不與陽遇而已其亢益甚高飛不已不知矰繳在其前也禍自外至曰災過由已作曰眚上六之災則自作之眚也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本義　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

趙庸齋曰坤上乾下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水火之交也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六爻相應剛柔无一不當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其為既濟豈不大哉　蘇子瞻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激之水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火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所以為既濟也故曰亨

見易曰易之用貴于交上經以坎離終乾坤之交也下經以既未終坎離之交也乾坤交故乾體入坤坤

體入乾而成坎離坎離至是而欲反乎乾坤故交而成既濟未濟坎之中體入離離之中體入坎依然又一乾坤矣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程傳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　郭子和曰六爻有應者八卦應而皆得其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　胡庭芳曰卦辭初吉終亂不過如泰極則否之類既濟極則反為未濟耳象傳曰終止則亂止者雜卦傳所謂既濟定也蓋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于伏而不動履其運者一

切止而不動則動之所由起矣　剛柔雖正位雖當旡機之逆不可一息或停人身心火降而腎水引可謂既濟矣然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為其根循環旡端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見易曰易之致防于既濟非防于其濟防于其既也當方濟之時剛柔大小各竭其才能一其心志以期必濟所謂同舟遇風如左右手也既濟而懈矣雖有才能不肯竭矣雖有心志不能一矣既濟之終未濟之始也馮異曰願陛下无忘河北之難小臣无忘巾車之恩羊祜曰平吳後方勞聖慮耳既濟皆如方濟之時何至於遽變亂哉惟終止則亂耳　火本炎上水本就下道家以升降之術成既濟之功惟其功之不息也一息而水火仍各返其本性矣劉牧所謂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必變故聖人致防于既濟防

其終之止也

火傳曰終止則亂所謂既濟定也既濟之隂陽各當其位有止而不動之意術家以反吟與伏吟同凶正謂此也是故位有不當者天下事之所由生而位皆當者天下亂之所由始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王註 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訂詁曰水在火上以氣交相為濟君子思患豫防方得其相濟之用即思其相射之患 象正曰既濟之終亂息也豫之不亂何也豫知戒者也既濟不知戒者也人自謂无患而患生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本義　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朱子曰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見易曰先儒取象皆是方濟之象非既濟之象也六爻皆言既濟後事也曳輪謂車已濟矣而輪若有所曳濡尾謂狐已濟矣而尾復為所濡以喻天下甫定旋有不測之事未可謂險難已出可坐致太平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程傳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

而有為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　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　楊誠齋曰管蔡之謗周公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得勿逐之義

見易曰二離女居中有婦道焉茀所以行也喪茀則不行方濟而不得行情亦急矣急而逐之則去之愈遠勿逐以聽之若未喪也七日自得其善于處濟者乎裴晉公一日失中書印置之不問旋歸其處或問故公曰此堂史竊去以濟其私緩之則自歸急則投諸水火矣有此度量始能成既濟之功

火傳曰二為離主與五成既濟之功者文明在内所謂帷幄謀臣猶巾中之婦也喪茀猶云失其内職耳惟内職失是以鬼方之伐謀之自小人二不與開是外二也而二不與爭直俟三年之憊君有悔心始知小人之不可用是為七日得也漢高帝白登之圍留侯之喪茀也唐太宗征高麗回而歎魏徵之亡是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張希猷曰小人戎狄皆為陰類戎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易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師之上既濟之三是也　孫淇澳曰一伐鬼方也在未濟之四方勵精圖治三年不厭其久既濟之三欲安静无為

三年已覺其僭故一宣王之身而玁狁之伐六月栖栖徐方之定王曰旋歸始終之義各有攸當也 黄元公曰鬼居幽方指坎也離明破暗有伐象焉既濟主九三未濟主九四皆以離爲伐主也見易曰既濟之後戎備自不可弛然不得已而用之若勤民於戎狄是黷武也其端必自小人啓之以漢高帝百戰而圍於白登以唐太宗全盛而困於高麗則既濟之後人心兵力固不如方濟之初終止之萌於此亦可見矣太宗高麗回悔曰魏徵而在不令朕有此行則當時不諫止者皆小人矣况爲之謀者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王註 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 張希獻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於此終日戒自朝至夕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免覆

溺之患　胡仲虎曰乘舟者不可以无濡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肆不知戒水漸至而不知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慮患之念又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按漢製裂帛邊繻頭以為關門符信袽通作絮塞漏孔之敝帛即敝衣之帛也　戒者為九五言也　火傳曰坎善疑疑故戒有所疑則處處可戒時時可戒非曰苴漏衣袽而已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本義　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當文王與紂之事

見易曰先天圖離東坎西今以東鄰為五當紂西鄰為二當文王背矣且五剛中當位何見而斥之為紂而以應爻當文王耶徒以五為君位而紂居東土二為臣位而文王居西方以此牽合東西耳葢因東西二字而牽合文王與紂之事玩卦爻殊无此義 離東坎西東者事之方始西者事之已成東鄰指離在下卦奏既濟之績者也西鄰指坎在上卦享既濟之成者也享成者多非奏績之人勞在前人而福歸後世初用大牲享帝以邀福其後直用禴祭而受福惟其時也致福者在先受福者在後亦豈知致福者之難乎吉方大來寧可坐受而不思所以保初吉哉

火傳曰殺牛以邀福禴祭以受福受者不邀而自來時為之也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張希獻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　象正曰四方有事濡首以救之未為失也濡其首而有益于人則為之濡其首而厲于人則不為也　訂詁曰既濟之終自恃无險難矣忽心一生險難立至如濟水將及岸而濡其首甚危之辭見易曰上六失六四終日之戒忘其衣袽以至濡首唐玄宗成開元之治而濡首於妃子莊宗破汴梁之雄而濡首於伶人既濟之難于有終也如是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傳　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

履氷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于濟濡其尾而不能濟也　本義　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　鄒泗山曰天下之治以老成練達而濟以少年輕鋭而敗聖人取象小狐有以哉　史記春申說春昭王引易狐涉水濡其尾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見易曰澤火曰革而水火則為既濟火澤曰睽而火水則為未濟所以異者坎與兑也澤者有質之水故與火彼此相息坎者天一之真水與火互為其根故相逮而不相射坎與離皆乾坤中氣之交也水中有火火中有水故既濟中互有未濟未濟中互有既濟水火互藏其宅卦名未濟非不濟也有待而濟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王註　以柔處中能納剛健故得亨也處未濟之時必剛健然後能濟小狐雖能渡而无餘力將濟而濡其尾力竭於斯不能續終未足以濟也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　項平庵曰既濟剛柔皆正而位當然彖傳所指者六二與九五也二得離之正位五得坎之正位也未濟皆不當位然彖傳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而言　訂詁曰未濟六爻不當位而皆相應聖人於爻辭中只以相應取義不以當位取義　不當位而相應有互相為用之道

見易曰卦以剛柔失位為未濟以剛柔相應故終于濟柔得中五也剛之足以濟者二也二之曳輪而不肯遽濟者雖其剛中持重亦以初六小狐之濡尾未免慮其後也濟天下者非一人之事有開其始者必有續其終者子皮之續以子產蕭何之續以曹參可謂有續終者也若令尹子文欲以得臣為已之續諸葛武侯欲以馬謖為已之續此皆小狐耳其能承子文武侯之後以共濟者未之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王註　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　胡仲虎曰水火異物故以之辨物水火各居其所故以之居方　黄元公曰辨物居方先王安頓萬物之妙用也大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見易曰當未濟時君子急于求濟遂有權宜之術而方物以之混淆者有之如温公用蔡京以變新法汝愚用侂胄以定内禪非我族類始雖共濟後患无窮是以君子早於此時慎之寧不濟不可不辨也若王曽不從雷允恭垂簾之議庶為得之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孔疏　未濟之初始於既濟之上六濡首而不知遂濡其尾故曰不知極也

郝仲輿曰既初離下牛尾之象已濟而登陸也未初坎下狐尾之象不濟而囬首也初思濟二能濟而不欲濟三必欲濟而征則凶猶之未嘗涉也爻辭於初曰不知極愚者不及也於上曰不知節知者過之也　象正曰君子量力而動叶衆而謀慎始而慮終行其明

不行其疑敵其初以及其終以衆人為无謀以獨往為能斷恃其一得以憑大川是小狐之知也見易曰既初濡尾尾雖濡而已濟也未初濡尾尾既濡則不濟矣夫人之才力各有所極小狐涉水必揭尾以濟未濟而濡其尾則力已竭矣焉能更進故曰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本義　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胡仲虎曰初濡其尾才弱不能自進二曳其輪剛得中能自止而不進也　象正曰趙簡子将出名董安于三趍之乃至至而後簡子有求于執事三往三反而安于皆倫之故安于之皆備安于之所以後至也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有是友也以曳其輪何遲之有

見易曰未濟之時六五虛中以任九二初濡尾三征凶濟天下之事非剛中者而誰二如慷慨自任謂天下非我莫濟此冠萊公澶淵之捷所以來欽若之謗而卒為真宗所疑也曳輪之慎非惟善于濟世亦貞于事君事君而不以貞雖有功而不為吉非剛中者不能知之故曰中以行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本義　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　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訂詁曰六三將出險矣猶未出者以前有互坎在也他爻不曰未濟獨于此爻言之

見易曰既濟則思所以保濟未濟必求所以共濟四之震用奮以思濟也五之貞吉求賢以濟也上之飲酒養晦以待濟也二之曳輪持重以善濟也未有安于未濟者三非安于未濟特以才弱而處險極冒昧而獨往故凶爻曰利涉大川夫大川必有利涉之道與共涉之人非曳輪之二而誰乎

坎傳曰既濟未濟其交濟之功皆在于坎三四之間正其交處三之涉川非涉二之川涉四之川也三五四五又一坎也　問易曰六三九四是水火交接之處三涉川四震伐皆須奮大勇猛始能得交于三曰未濟者所以喚起其沉溺令及時以進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李子思曰既濟之三離之上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既濟言高宗未濟則言受命出征者耳　焦弱侯曰未濟以水火不交爲卦是以居中者責重三出坎而求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位四以末上下所倚藉也

見易曰國家當未濟之時每啓戎心或幸其内難或欺其新立謂不能與之抗也而真能濟世者即乘其時奮力而大挀之卒以弭數世之患如唐太宗之制突厥于便橋寇準之禦契丹于澶淵皆得震用伐鬼方之義者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王註 以柔順文明之質居於尊位付物以能而不疑物則竭力故曰有孚吉

見易曰陽實陰虛陽明陰晦惟實有孚惟明有光五雖離主而以陰居陽本不當位宜有悔者孚與光皆二之德也五虛中任二一无所為故貞吉无悔蓋能用晦而以二之光為其光是為君子之光能虛中而以二之孚為其孚是為有孚而吉也傳曰其暉吉也暉者光之散凡見諸事業皆臣子之所為也君子之光无可見于臣之所為見之

火傳曰暉為光中之氣詩曰庭燎有暉周禮眡祲以十煇為十暉五離中虛為光二坎中實為光中之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本義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胡仲虎曰既濟三陽得位未濟三陽失位既濟初曳輪未濟二亦曳輪既濟三伐鬼方未濟四亦伐鬼方惟是既濟之五反不如未濟之上者以時而言之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　象正曰君子不舍已而狥人不遺人而樂身既濟狥物濡首則已急未濟樂身濡首則已緩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以各有其節也

見易曰周公酒誥有鑒于以酒亡國者也然困與坎需皆繫以飲酒此亦曰有孚于飲酒特戒其濡首不

知節耳夫有孚之飲其心未嘗一日忘濟也寇準陳平飲以圖濟曹參羊祜飲以保濟皆孚也乾初九曰潛龍未濟上九曰濡首安知濡首非潛龍非即用九之无首哉

田間易學卷六